

瞭解●溝通與關心

——中美新聞攝影研討會側記

張照堂

六十八年五月十三日——十八日爲期六天的「中美新聞攝影研討會」，說是研討會，不如說是觀摩會，因爲此次前來與會的外賓人士，全是卓然有成的新聞從業人員，他們包括：「生活」的攝影主編——龍剛 John Loengard，「奧立崗尤金前衛」報攝影主任——蘭克 Brian Lanker，「洛杉磯時報」攝影主編——啓斯 Con Keyes，「國家地理」雜誌文字主編——柏特蓀夫人 Carolyn Patterson，「邁阿密新聞報」攝

影記者——歐白 Michael O'Brien，「華盛頓郵報」攝影記者——強生 Frank Johnston，

CBS 的電視新聞節目「六十分鐘」攝影記者——布朗 Willis Brown，以及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國際部主任——繆爾 John Mettill 等八人。他們在六天的演講、對談與幻燈片展示中，完整的給付出一套觀念；從新聞攝影的題材與方向到報紙攝影的主編與美化，從攝影記者的責任與勇氣到讀者口味的誘導與改善，從雜誌編輯的執行與寫作，到專題攝影的角度與認知，我們再一次感受到新聞照片強烈的震撼力與影響力，尤其是它發展的潛能與可能，更應該令國內的新聞攝影從業人員警惕而不可掉以輕心。

曾經有學生在研討會上，提出問題說：「何謂新聞攝影，請予以定義。」問得台上一排外賓瞠目以對，不知何以作答，一下子把「研討會」降格成「講習會」；可見聽眾的「力量」，隨時可掌握會場的氣氛與性質，發問不得不小心。左推右拉之下，麥克風交到老成持重的龍剛先生面前，他想了一下說：「所謂新聞攝影，是報導當時發生的事，它是一種歷史性時刻的回顧；它也是報導一些你周圍的事，一些重要的

事，一些有趣的事，以及一些被忽略，被遺忘而需要重新發掘，提出而引起瞭解與關心的事。」依據這個標準，單純而直接的新聞照片已不能滿足讀者對報紙及自我的要求，具有深度而強悍的攝影專題報導，更是一張報紙一份雜誌追求傑出、追求活力的重要媒介，也是衆多讀者渴求認知、渴求瞭解的最大憑藉。邁阿密新聞報的攝影記者——歐白先生，曾經拍了兩組專題照片，「吸毒者——吉普賽」和「醉漢——約翰·麥登」，分別刊登在當地報紙頭版上，篇幅佔了全版面的三分之一以上，巨幅的照片，動人的鏡頭捕捉，連續刊載了三天，引起廣大讀者的同情與瞭解，人們對那些不屑一顧的社會遺棄的黑暗面重新付以關心與改善的呼籲，在消極中建立起積極的意義。「尤金前衛報」的攝影主任——蘭克先生，為「生活」雜誌拍了一組專題，描繪三四百人志願地排着隊，輪流替一個殘疾的小孩做體能適應運動，使這個小孩能在最舒適的身體情況下活下去，這個有趣而動人的小故事，在大幅照片的編輯下，讓人體會出愛心與力量。「華盛頓郵報」的攝影記者——強生先生的一組「人民廟堂——蓋亞那慘殺案」的照片，毫不留情的展現

出一羣盲從者在一個偏熱狂的肆虐下服毒自殺的慘狀，現場唯一留下的活口，是兩隻色彩艷麗，叫聲婉轉的鸚鵡。這些照片，散佈在時代、新聞週刊及美聯、合衆社的傳真照片上，使人對那種病態的社會與歪邪的心靈，產生不寒而慄的嫌惡。而新聞攝影也爲這歷史上的污點留下一個見證。

也許許多人會說，在美國拍攝新聞照片機會率很多，那兒總發生許多大大小小的新聞，而國內總是貧瘠得很。也許罷，那兒地大事多，加上自由的尺度較寬，公平競爭激烈，新觀念的不斷嚐試與啓發，難免產生許多新聞照片的傑作；但事實並不然，最簡單的一個例子，是「洛杉磯時報」攝影主編——啓斯，在本月十六日臺北舉行防空疏散演習的第二天，對我說他看不到臺北的報紙有一張好的照片來報導這次演習，所有的報紙都是一張空無人跡的街道，外帶一張官員巡視圖，不但沒有個性，更別談力量了。攝影記者們只是被動的報導他所看到的事實——一張沒有車輛，沒有人煙的街道圖，一羣人擠在地下道中，這太容易了，他們沒有站在讀者的眼光去看這個演習，譬如聽到警報後在辦公室或街道上的反應，他們不用人性感

情敏銳的一面去判斷，在拍攝之前缺少思索與計劃，而只是以照像機到任何一個現場，用單調的「卡擦」聲去下結論。當然，照片篇幅的狹小與編輯能力的僵化，在十分分見大的篇幅下，要容納五張照片，想面面俱到，却反而看不到任何特色，使得這項報導流入應景的公式化棋子，沒有在讀者腦海中留下一點深刻印象，就好像沒發生這件事情一般，這實在不再是國內新聞業推卸責任的藉口了。

這次的研討會，對象雖然是攝影記者，但更是針對着報紙與雜誌而來。在會場上，我們却看不到這些負責版面設計的編輯們。國內的報業，也許因爲編制與觀念的關係，沒有攝影編輯這種人手，新聞照片一向是「填充」的材料，它的篇幅大小大部份取決於當天文字新聞的多寡而定，換句話說，電視事業的發展與挑戰，並沒有影響報業對「視覺媒體」的反省與追求。他們往往忽略到一張有力的大幅照片，其效果勝過千萬文字的描寫。也許版面及出刊紙張的限制，不能容納大幅的照片，但是我們每天也看到許多可能有無的新聞文字或專欄，充塞着報端每個角落，參加這次研討會的人都應該有這個感想，就是編出一份生動

而具有特殊格調的報紙，遠比編出一份——雖然在「量」上能「大小通吃」，在「質」上却顯得平泛而瑣碎的報紙——來得重要，尤其在新聞照片的拍攝和編輯上，更應該打破成規，朝着活潑而大膽的方向來吸引讀者。如果能藉着編輯們和攝影記者們的討論與行動，多去發掘社會上被忽視，被遺忘的題材，用這些感人的專題攝影報導，促使讀者瞭解、溝通而關心，該是這次新聞研討會最大的意義與成果。

綜觀這次研討會的內容，可以用「關心」兩個字來詮釋一切，社會現象的發掘與探討，適切的計劃，用心的編輯，使得這些照片展露出有力的告白。他們一致認為，在攝影上，直截了當的報導永遠是個基本準則，照片完美的品質與技巧雖然不可缺少，但是一個誠實的心靈和熟練而週詳的判斷力，才是構成一個成功的攝影記者的條件。在這次參與的人士中，我們可以拿蘭克先生和歐白先生做一個代表。

「放棄自我」的布萊恩·蘭克

今年才卅一歲的布萊恩·蘭克，滿臉鬍鬚，頓位龐大，他曾經得過普尼茲新聞攝影獎，美國記者協會七〇年與七六年的傑出攝影記者獎，「生活」雜誌的特約攝影，目前是在攝影與編輯上，極為卓越而一致被看好的奧立崗——尤金前衛報當攝影主任。在他十餘年的攝影生涯中，他由「完全自我」轉變到「放棄自我」的行徑。他承認自己當初上道時，像一部行走中的照相機，他想將看到的一切，所做的一切，都變成攝影機中的映像，隨着年齡的增長，他發覺太多的攝影家，包括自己都固封在「自我」的領域中，只顧慮到自己的判斷力而全然不顧廣大讀者的需求，讀者是不太理會攝影家的「自我意識」，他們只要看事實真相，而如何透過新聞攝影的傳播，與讀者溝通想法與意念，比攝影家「一廂情願」的自我意識發洩要重要而實際得多，這是一個新聞攝影記者應有的認知。蘭克當初會走上攝影一途，就是由於「自我」的意念與經驗，今天他希望自己照片登在報紙上，讓廣大讀者觀看，他又必須小心翼翼，將「自我」擺在一旁，因為報紙上的照片是告訴所有的讀者發生什麼事，並非告訴攝影者：「你認為發生什麼事？」

蘭克認為，每天你一打開報紙，那上頭的照片與文章就該給讀者一種可接受的震撼力，它可以教育讀者，也可以使他們成長。因此，他們小心翼翼地設計報紙版面。採訪之前，作家、攝影記者與編輯們的多次商討；關於報紙發行社區範圍中的困難與需要，關於資料來源的取舍與應用，然後他們決定用哪一種最好的方式在報紙上刊出，以文章優先，還是攝影為主？或是美術編輯為重點？它們之間的比率是多少？蘭克先生每天接受的挑戰，就是如何使攝影映像的力量，在能判斷的極限下，發揮最大可能性。攝影記者說：「我是個攝影家，我做我想做的事，你們不瞭解我……」的態度無疑是蘭克先生最反對的了，那種「自我主義」，毫無助於讀者對世事的瞭解與感受，難怪蘭克要求拋棄自我，與廣大讀者站在同一線上，用他們單純的心智來觀察周圍發生的事。

在蘭克贏得一九七六年美國記者協會所頒發該年度最傑出的攝影記者獎後，評判員 Judge Eisert 說：「環繞在我們四週圍，有太多太多極其微小而幾乎沒有意義的瑣事，平常我們是不會在注意的，但是蘭克先生他看到了，將它們拍成照片，使無意義的事重

新產生意義，這就是他用心觀察的證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拍的這個專題；當一輛「慶祝美國兩百週年紀念」的旅行展覽列車的收票員拒絕他上車拍照時，他就拍下他所能看到，印在車廂外各種「嚴禁」的標語字句。當這輛列車最後開到尤金前衛報所發行的地區做展覽時，當天的報紙頭版，就刊滿了這些大大小小的「嚴禁」字句標示，充滿了對官僚形式化的反擊與諷刺，這些正代表了廣大讀者對所謂「嚴禁這個，嚴禁那個」的「自由」列車最大反映，區區幾張照片，却發出無比的力量。

「參與關心」的米高·歐白

米高·歐白是這次來訪外賓中最年青的一個，不煙不酒，不苟言笑，活像個摩門教徒，而他輕瘦白淨的長相，和蘭克站在一起，倒真有點像「王哥柳哥攝影家」。可是歐白先生嚴肅認真的一面，使人不得不另眼相看。他得過「增進人類瞭解」攝影獎，和蘭克角逐過記者協會的傑出攝影獎，雖然以微票之差敗陣下來，但所發表的一系列照片，仍然贏得同業的敬佩

NO SMOKING
NO LIQUID
NO FOOD
NO PHOTOGRAPHY

AMERICAN FREEDOM TRAIN

①



②



③

「題專念紀年週百兩國美祝慶」 (攝克蘭)

與讚揚，下面是他得獎的三個專題報導：

「吸毒者——吉普賽」

這是一個海洛因吸毒者吉普賽和他的女朋友羅莎琳的故事。歐白在七五年十一月間在街上碰到他們，要求能否替他們拍照，吉普賽答應了，一個原因是歐白誠實而認真的態度說服了他們，另外一個原因，歐白後來才發覺，原來吉普賽缺錢用，希望拍照能帶給他一些酬勞。在一個多禮拜的相處中，他們變成好朋友，歐白希望透過這些坦誠的描寫，喚起大眾對黑暗面的正視與改善，他並且強調男女之間，在逆境中互相關懷的感情，與其他人一樣，值得珍惜與愛護，對這些照片的說明，歐白如此寫着：

(圖一) 右手插着注射針，左手點着煙，吉普賽——一個邁阿密的吸毒者，這樣開始着他的一天。

(圖二) 吉普賽和他的女友羅莎琳，一早出發到最近的毒販處買藥。

(圖三) 因為週轉不靈，買不到毒品，回家以後爭吵不已。

(圖四) 最後又在互相依恃下和解了，他們曉得目前擁

有的只有對方，必須珍惜這份感情。

這篇坦誠而大膽的攝影專題，以三分之一的報紙篇幅，在邁阿密新聞報頭版上連載三天，引起讀者廣大的同情與認知，人們不再單純的以鄙視的眼光去看吸毒的問題，當局也採取更有效的方法去更正改善吸毒者的生活。對社會的瞭解，人際間的溝通，這樣子的專題報導發揮了它最大的功能。

「警匪追逐記」

歐白和他的警員朋友哈瑟林頓正在街上走着，忽然聽見有人大喊：「阻止那輛車子，有人搶錢！」警員拿出手槍朝奔逃中的車子發射，車子撞到停車線上的一排汽車，被搶的受害人克拉克跑過來拿着手槍衝進車內將搶犯押出來，搶犯終於就擒，整個事件發生不到三十秒鐘，歐白却在慌亂中，不忘記自己的職責，將它完整的記錄下來：

(圖一) 搶犯搶了一家牙醫院中的病人，急馳而逃，被警員發射一槍，打中玻璃，右上角是被害人克拉克，被搶後他跑回自己車內，拿出手槍追了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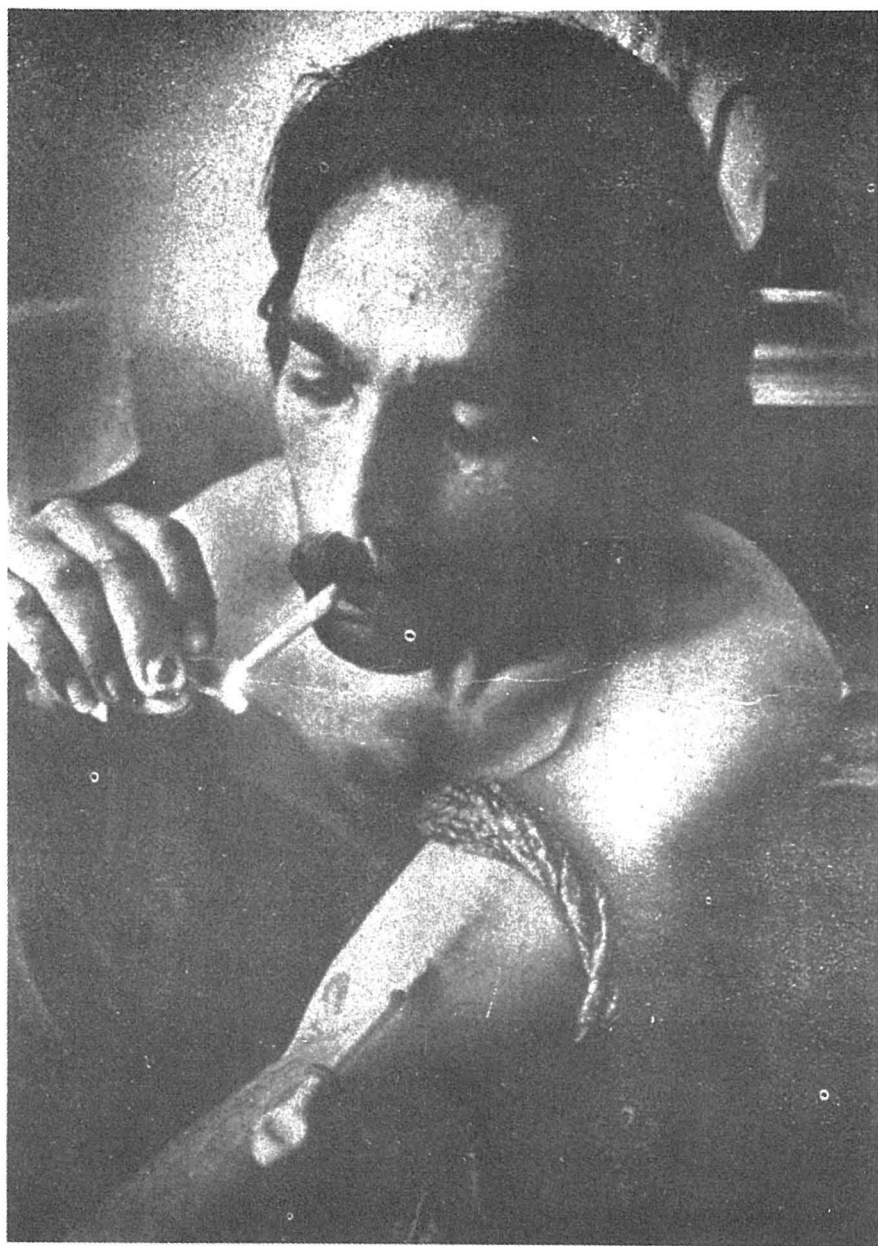
(圖二) 車子受擊後，撞上一列停車線上的汽車，搶犯舉手示降，我很喜歡這張照片，右邊的蹦蹦輪的小女孩，一輩子大概也沒蹦過這麼快的速度。

(圖三) 克拉克很氣憤的跑過來，拿着槍直對搶徒，看他的褲子口袋被翻出，就是被搶時候留下的證據。

(圖四) 當這一幕追逐戰結束後，我回頭看到牆壁上幾個剛才搶犯開槍留下來的子彈孔，就在我切膚之際，嚇得我都站不起來，再回頭一看，却看到哈瑟林頓哈哈大笑，正在自誇自己的功勞呢！

「醉漢——約翰·麥登」

歐白的一些專題報導，全依賴他鍥而不捨的跟蹤報導，這些採訪並不是報紙派給他的工作之一。歐白只是認為報紙需要的一些新聞照片，太例行常規，不能表達他心中所感，所以他自己常常利用閒暇時間去觀察他所想要表達的東西，然後進入其中，成為一體。在他上班途中，每次行經高速公路下坡路時，總是看到一個醉老頭兒，喝着酒，講着話，與駕駛人打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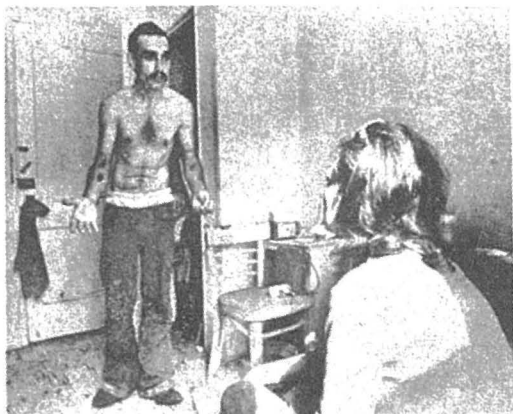
①

(攝白歐) 「賽普吉一者毒吸」

②



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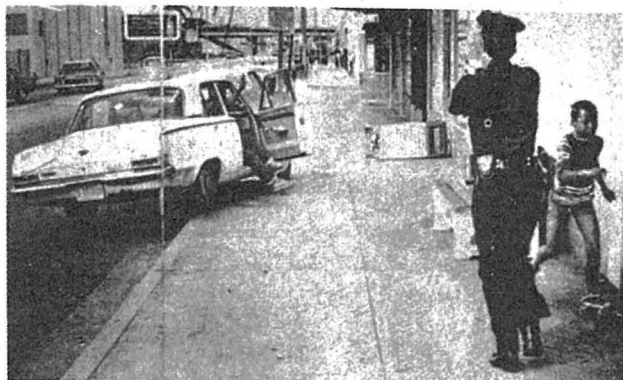
④



①



③



②



④

(歐白攝)

「警匪追逐記」

呼，歐白每天經過那兒，從沒有想到要停下來，這樣整整過了一年多，日復一日，有時候這個老頭兒看起來精神爽朗，有時候又像殞於死亡的邊緣，在一九七五年四月中的一個清晨，歐白的汽車終於停了下來，他走過去跟他聊天，聽他講故事，與約翰·麥登成了朋友。

歐白說：「醉漢——約翰·麥登的故事，重要的一點是要展示他生活完整的面貌，從所有不同的方向來展示——他的過去，他的酗酒，領救濟食品，入獄，甚至在空酒瓶中跌倒昏睡。大家看到過許多街頭的流浪廢棄人兒，但包括我在內，我們都不真正曉得他們日復一日是如何的過活。」

歐白在採訪中與他建立起友誼，歐白並不認為他是一個可憐的人，他只是一個給出自己條件，按照自己方式生活下去的人，即使在旁人眼中他是一個被棄者，他也不想也無能為力去為自己辯白。在這其中，存在着一種英雄式的悲劇情感，這就是歐白為什麼想拍這組專題的原因：

(圖一) 當我走下車子靠近他時，看到陽光打在他滿臉的皺紋上，我不知道他這一生是怎麼熬過來的

……

(圖二) 看看這年青而充滿朝氣的留影，想像中，應該有着極為燦爛的將來……

(圖三) 而他只是喝着酒過活，他說：「有些人說他們會戒掉，那才真是活見鬼哪！我和這位朋友從不浪費時間來討論戒不戒的問題，我們只是——喝酒！」

(圖四) 喝醉了，無處可去，到監獄中睡一覺。

(圖五) 一晚上的講故事，一晚上的酒醉，在野外的空瓶堆中，麥登便這樣進入醉鄉。

(圖六) 在麥登的葬禮中，一幅國旗蓋在他的棺木上，事實上，他的四個姊妹都參加了他的葬禮，所以拍下這張空蕩蕩的葬禮照片，乃是認為這就是他生前最好的寫照——寂寞而無人理睬。

(圖七) 這就是約翰·麥登的故事，他葬在他生長的地方——喬治亞州，看那閃亮的耀的墓碑，讓我們回憶他美好以及他墮落的一生。

在美國，有許多不同的組織，每年舉辦新聞攝影獎賞會，選出他們認為的該年度最佳攝影人選。其中，歷史最悠久，最負盛名的，要算是以密蘇里新聞學院所發起，全國新聞攝影記者協會所舉辦的年度大賽

，從一九四三年開始，該會已有卅六年的歷史。每年由全美各地，六百多個攝影記者將作品送交此地，再由六位評審員，從一萬多件作品中，選出優勝者。作品類別分新聞、專題、運動及人物特寫等四類，每年並選出新聞與雜誌類的最佳攝影師，最佳圖片編輯的雜誌，最佳促進人類瞭解的攝影家，以及在軍役及大學中最突出的攝影家，其目的，不只在獎勵前輩，更在提携後進。前面提及的蘭克作品及歐白的三組專題攝影都入選在一九七六年的獎賞名單中，歐白還有兩張單獨作品，分別以「傷殘者的慰藉」及「擊倒」為名也入選在特寫專欄中，他算是該年度最「風光」的青年作家了。

綜觀美國的新聞攝影，皆以社會寫實、環境剖析為對象，單刀獨入，强悍有餘，深度倒不見得能面面俱到，畢竟只擁有兩百年的歷史，在急速的變化發展下，熱鬧有餘，在深沉的凝聚層面上，就比不上歐洲的一些新聞攝影師了。新聞照片是瞬息萬變的，如果拿歐、美國家來做個比較，美國的產量雖然很驚人，但有着悠久文化傳統的歐洲國家，他們的環境、人民與生活所產生的新聞報導攝影作品，在「質」的感受





③



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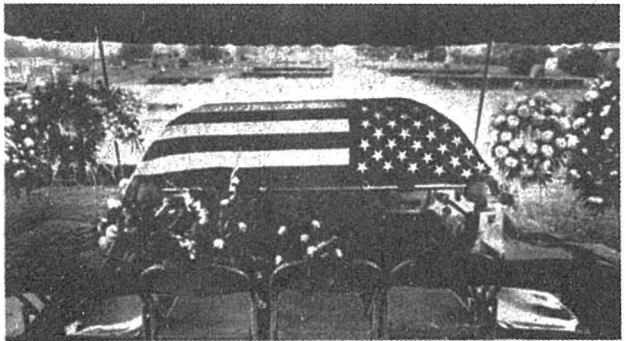


④

(攝白獸) 「登麥・翰約一漢醉」



⑤



⑥



⑦

上，就讓人覺得更持久而能深思。拿個比喻說，如果將這些美國作品的文字解說抽離，它們動人的程度可能減低一半。而一些歐洲國家的攝影作品或專題，即使沒有註解，畫面仍然一樣生動而感人，換句話說，能跳離地域性束縛的作品，才能成為國際性的象徵與認知。

反觀國內的新聞攝影，似乎還很保守，在專題攝影與報導攝影方面，應該是一條可行的路，一些報紙雜誌也試着做（如時報的「人間」欄、家庭月刊的「人物特寫」、「山居素描」、長橋雜誌的專輯攝影、綜合月刊的「各行各業」等）但是以臺北的報業與出版界來看，顯然做得還不够普及、徹底，對圖片編輯與應用，尤其放不開手去做，使得處在這個「影像時代」的我們，還處處被密密麻麻的小鉛字所包圍；此外，我們對「社會意識」與「人性洞察」的理解也顯得虛弱而退避，缺少正視問題的能力與勇氣，這些都是有待我們去突破的。至於此次參與「研討會」的我方攝影記者，也都是屬於陪襯性質，除了中央社劉偉勳和台視莊靈的「中美斷交談判始末」，是屬於硬碰硬的例行新聞攝影外，漢聲雜誌與謝春德的民俗節日

攝影又顯得太軟一些，筆者的攝影，「自我意識」太強烈，根本與新聞攝影沾不上邊。這其中，只有阮義忠的專題報導，比較有計劃與成果，也贏得對方的讚譽。他拍的「傷殘兒童問題」、「老人院問題」、「山胞生活速寫」、「鄉土同胞與景觀」，已朝向關懷、建設而肯定的路子，五年來一步一步的摸索，才有今天這一點小成績，可見，報導攝影的工作，也是百年大計，說大話、走急路是一點也無濟於事的。中外相形之下，才知道我們在「人性觸及」的報導攝影上，做得太慢也太少。好的新聞攝影、傑作既然難求，今後國內的攝影家們，就應該多在「專題」「特寫」上找素材，從人性的基層上着手，發揚那種幽默的或者悲痛的、挫敗的或者奮鬥的生活光輝。

以拍攝「專題攝影」(PHOTO-ESSAY) 享有盛名而被多數攝影工作者一致推崇的已故攝影家尤金·史密斯 W. Eugene Smith 在被問及什麼是他個人一向最信奉的哲理時，他說：「是人性。我要堅持自己這個意見，並傳給對人性沒有意見的人。」這句話，可能就是所有的新聞攝影記者，或是真正用心的攝影工作者，所應該邁步向前的方向。